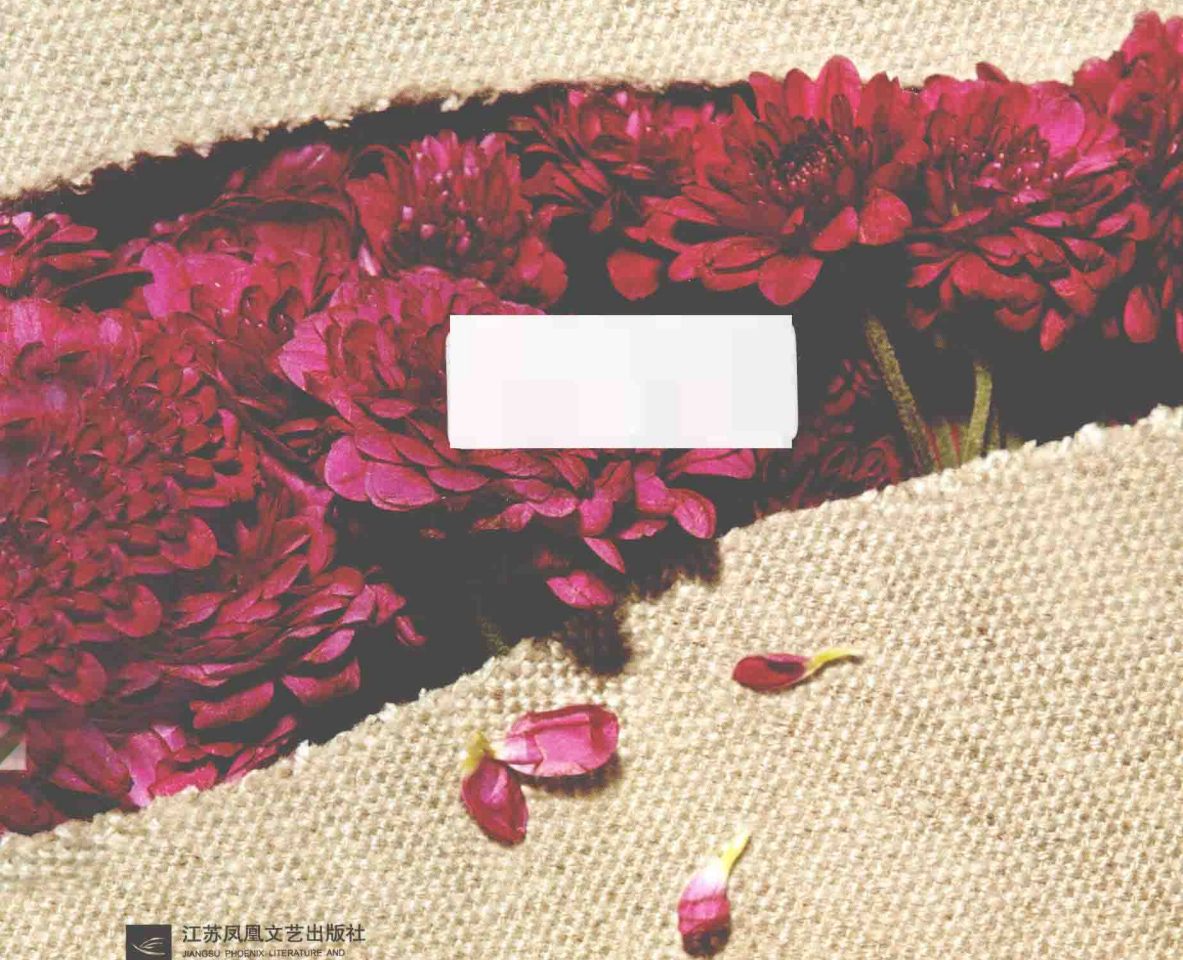


初恋爱

作品
九夜茴

长篇小说

匆匆那年后 老于初恋爱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初恋爱

作
品
九夜茴
长篇小说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恋爱 / 九夜茴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663-1

I. ①初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5780号

书 名	初恋爱
著 者	九夜茴
责任编辑	孙金荣
特约编辑	李玉峰 刘昕婷
文字校对	文艳丽
封面设计	赵 颖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5.25
字 数	202千字
版 次	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663-1
定 价	29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 / 001

北京太大了，去什么地方都感觉很远，想起谁都感觉很远。所以温静一直尝试着不想杜晓风，刻意将七年的感情压缩成小小的一块石头，抛到时光背后。和其他人说起时，也只是淡淡一笑。可是她知道，明明不是。

第二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 / 017

“他去槐荫区，说要拍槐花的照片，回北京的时候遇到了车祸。死去的时候，他很安静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司机说，他闭上眼睛前是说了些什么的，但是他们都没听清……”

第三最好不相伴，如此便可不相欠 / 029

温静喘着气，指着杜晓风说：“我会自己一个人把孟帆的所有文章都找到！我会自己一个人找回所有我忘了的事！我会自己一个人，忘了你！”

第四最好不相惜，如此便可不相忆 / 041

咖啡馆里的意大利蜡烛燃烧了一半，淡淡的烛光笼在江桂明身上，有着一层神秘的透明感，恍若穿越了时空。温静怔怔地看着他，标准的伦敦音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回声，她仿佛真的看到了曾经的某个午后，低沉地吟诵这首诗的少年。

第五最好不相爱，如此便可不相弃 / 053

空荡的教室留下了隐秘的空间，仍旧晃眼的阳光映射着温静的笑颜，向日葵仿佛真的随着太阳盛开。在一朵向日葵的中间，棋盘格的地方，杜晓风用黄色的粉笔写下了很小很小的字：对不起。

第六最好不相对，如此便可不相会 / 065

16岁的时候，杜晓风对她说：“男人要保护自己的女人。”

22岁的时候，杜晓风对她说：“你愿意跟着我吗？等我有钱了，让苏苏羡慕死你！”

24岁的时候，杜晓风对她说：“我能交首付了，就是房子太贵。”

26岁的时候，杜晓风对她说：“老婆，对不起……”

第七最好不相误，如此便可不相负 / 091

那时明明是很认真地喜欢，却不敢面对面地说出来。而现在面对面可以说出无数爱，却不能很认真。这是只有我一个人感悟到的事吗？我想不是，这只是所有人最初的憧憬和最终的遗憾。

第八最好不相许，如此便可不相续 / 119

两个人就这么一直牵着手，听着音乐慢慢消失，看着黄昏变成黑夜。他们幸福地觉得自己拥有了世上最珍贵的宝物，以为第一次就是恒久不变的许诺，却殊不知第一次其实只是开始，而远远不是最后。

第九最好不相依，如此便可不相偎 / 137

落日将她雕刻成剪影，随风飘舞的裙裾，细白的脚踝，沾上沙子的手指尖，是我一生难忘的美景。

第十最好不相遇，如此便可不相聚 / 161

这时温静才发现，烛光下的杜晓风已经不是依稀昨日的少年了，那双闪烁着张扬的眼睛变得沉稳，常年的办公室生涯也使曾经打篮球的身躯微微发了福，浓密的黑发中竟然也夹杂了白发。

但曾相见便相知，相见何如不见时 / 183

在教室里，在操场上，在他们每天骑车经过的街角。

她想应一声“哎”，可是声音却怎么也发不出来。再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了。再也不能被这么爱着了。

安得与君相决绝，免教生死作相思 / 201

那么一瞬间，她想当初孟帆会不会也坐在某个地方，先深深地呼吸一口槐花的香气，再放下背包，取出相机，从镜头中寻找那洁白如雪的一片，悄悄按下快门。也许微风会吹落一些花瓣，落在他的肩上，就像毕业那年一样。

尾声 / 215

番外之 桂 / 217

番外之 兰 / 227

第一最好不相见，
如此便可不相恋

北京太大了，
去什么地方都感觉很远，
想起谁都感觉很远。
所以温静一直尝试着不想杜晓风，
刻意将七年的感情压缩成小小的一块石头，
抛到时光背后。
和其他人说起时，也只是淡淡一笑。
可是她知道，明明不是。



温静躺在床上，听完手机闹钟一整首《北京欢迎你》，才慢吞吞地爬了起来。

今天是周末，上周高中同学在人人网上约了一起聚会，据说是难得整齐的一次，想想也是，连她这样毕业后基本淡出大家视线的人都被通知了，说明的确算得上大规模。

温静本来不想去的，比起和旧时同学回忆往事，她更想在家好好睡一觉。她没有苏苏那么大的热情，工作很辛苦，加上拥挤在地铁里的时间，温静每天至少有12个小时是在外面度过的。一直以来让她骄傲的有历史感、凝重、宏大的北京，现在反而成了负累。

北京太大了，去什么地方都感觉很远，想起谁都感觉很远。

所以温静一直尝试着不想杜晓风，刻意将七年的感情压缩成小小的一块石头，抛到时光背后。和其他人说起时，也假装只是少年时代稚嫩的迷恋，淡淡一笑，叹惋两声人生若只如初见也就罢了。

可是她知道，明明不是。

温静和杜晓风是去年才分的手，他们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好，分手时都已经工作两年了。在温静戏谑着干脆赶在奥运会那天扎堆结婚时，杜晓风喜欢上了别人。很无奈，很残酷，但是仍然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事，以至于找到苏苏倾诉，温静却实

在说不出什么来了。再多的忧伤、哀愁、幽怨等等美丽的形容词结合起来，也都是在显示着很简单的事实：杜晓风不爱她了，他喜欢上别人，然后甩了她。

温静见过那个女孩，也不能说多么的漂亮，但是很可爱，很爱笑，和杜晓风逛街时还能蹦蹦跳跳的，一会儿在他左边，一会儿在他右边。温静远远地看着他们，心里想，哦，他现在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啊，然后就转身走了。

她是躲在杜晓风住的地方看见他们的，单元门外有一大丛丁香，杜晓风毕业租房时一眼就看中了这里，他说丁香的味儿和温静身上的味儿很像，这样每天路过这丛丁香就能想起她了。

可是如今温静就躲在这丛花背面，杜晓风却一点儿没发现她。他只是拉着自己的新女友，熟练地掏出钥匙开单元门。钥匙圈上挂着的CS玩偶，还是温静送的。

七年的感情不可能让她甘心放手，苏苏那时给她出主意，每天从MSN上发给她很多打败小三抢回男友的帖子，让她借鉴。而看到别人形形色色的苦痛，温静总会感同身受，跟着掉几滴眼泪，然后咒骂“小三年年有，最近特别多”。

温静也确实想过捍卫自己的爱情，可是当她看到那个女孩时，她放弃了。让她怎么做？带着棒球帽，穿着颜色鲜艳的T恤和七分裤在杜晓风身边转来转去？把自己弄得可怜点，利用杜晓风的同情心和良心？或者打着最后做一次的旗号，然后故意让那个女孩子知道？这些也许对杜晓风管用，但是温静自己却受不了。

杜晓风是她的初恋，她对他蕴藏了所有的美好梦想。所以杜晓风打破的不仅仅是他们七年的缱绻，还有她心尖上最珍惜的那一缕淡淡情思，这是永远没办法挽回的。原来温静觉得初恋就像晶莹的水晶，无论以后经历怎样的恋爱，都会闪着不可磨灭的光亮，可现在她知道，那不过是捧在手心的水滴，稍微一松手就不见了。

或许人人都享受初恋，不管成功与否，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尴尬，不管那个人变

成什么样子，在多年之后，仍旧会带着微笑谈起，一副念念不忘的样子。苏苏就是如此，她总爱聊起孟帆，那也是她们的同班同学，很清秀安静的男孩子，他的初恋就是苏苏，而苏苏却没和他好。苏苏那时喜欢一个特别开朗的男生，是足球队的前锋，她们开玩笑地叫他足球小将。

“那时孟帆问过温静很多次我家的电话，是吧？”苏苏说起这段时眼睛都要亮一下，带着特有的俏皮，仿佛还是十几岁的小女孩。

“是啊。”温静总是配合地回答。

苏苏眉目含情，一脸满足，笑着说：“可他却最终没给我打过，只有几次，我接起来那边却不说话，那一定是他。孟帆就是那样的人，他太害羞了，不然我也许就和他好了呢！哎，其实班上有很多女生喜欢他的，是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温静答。

这段话已经重复了很多次，温静知道苏苏接下去就要讲和足球小将的故事了，中间她还会说好几次“是啊”。

相对来说，苏苏也会很配合温静。

“她最幸福了！杜晓风就是她的初恋！初恋好到现在，绝对是奇迹！是吧？”苏苏每次都要大惊小怪一番，周围的人也一定艳羡着附和。结果轮到温静说初恋的时候，她还是只能说“是啊”。

但是温静很满足，她一直对自己的初恋非常满意。第一个喜欢的人，就是自己最后的那个人，这么完美的初恋连温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以至于渐渐忽略掉岁岁年年背后产生的那些问题。所以虽然她也很想像苏苏说起孟帆和足球小将那样，给那些人讲讲她和杜晓风的事，但是每每被苏苏抢先替她略略几句说完，她也没什么不乐意的。毕竟别人的初恋都只剩下了故事，而她的则是继续进行的事实。

如今她的初恋也变成了故事，但是她却永远不会去给任何人讲这个故事。因为

把初恋谈到不该是初恋的年纪再结束，就已经不是故事，而是尴尬的笑话了。

温静还在品味个中辛酸的时候，苏苏的电话打了进来。

“温静，你起了吧？别变卦啊！说好去的，你不去别人一定会说，杜晓风甩了你，你一蹶不振，不能面对他了。”

“我去，只是在挑穿哪件衣服。”温静从床上坐起来，随便扯了个谎。

“那就好！穿漂亮点！上次咱们去‘燕莎’买的裙子，就那个吧！”苏苏擅自张罗着。

“好好。”温静笑着挂了电话。

她打开衣柜，翻出了那件宝姿的裙子，挺贵的，两千块，是刚分手时和苏苏扫街一咬牙买的。温静套上了那件裙子，拉上拉链，照照镜子，不禁笑了。腰间宽裕出两寸多，这一年多竟然又瘦了，果然衣带渐宽。

温静索性脱下裙子，随意挑了一件平时的开衫穿上。其实今天无论她表现出什么样子都是在说谎，苏苏说的那些才是事实：杜晓风甩了她，她一蹶不振，不能面对他了。

温静有些后悔逞强答应苏苏去了。

温静迟到了些，她还没走进饭馆的包房，就被恰巧出来上厕所的苏苏拉住了。

“你就穿这身？！”苏苏惊讶地拎起她的袖子说。

“怎么了，不挺好吗？”温静笑着拍下她的手。

“我服你！好歹化个妆吧！”苏苏翻白眼。

“像弃妇？”温静只是想开个玩笑，自己却有点禁不住难受起来。

苏苏没看出温静的脸色，诚实地点了点头，拉着温静一起去了厕所。

穿过窄窄的走廊时，温静鬼使神差地问：“他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。”苏苏打开女卫生间的门，扭过头说：“放心，只是一个人，没带家属。”

温静下意识地吁了口气，事到临头她才知道，自己远没有预计得那么坚强。痛苦很近，爱恋太远，还没整理好心情的时候，相见的确不如怀念。

苏苏把化妆包递给温静，看着镜子里的她漫不经心地涂睫毛膏，说：“杜晓风怎么变，还那样儿，看见我倒有点不好意思，跟我打招呼都没敢抬头，他怕我骂他。”

“他不怕。”温静抿了抿嘴唇说，“怕他就不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哎，再抹点唇彩。”苏苏掏出一个 Shu Uemura 的唇彩扔给温静。

“旧情人要有这么大的威力，还怎么会是旧情人？”温静淡淡地说。

“那不一样！你是他初恋啊！”苏苏不服气地说。

“我们的初恋大概在 17 岁就玩完了。”温静扭上了唇彩的盖子，看了看 Shu Uemura 的标签，笑着说，“你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么大牌的化妆品了？”

“昨天。”苏苏眨眨眼说，“同学聚会是一定要舍本的时候，今天咱们班所有女生的装束加起来，绝对够买一辆 polo 了！”

“二奶车？”温静笑起来。

“是，不过你这身……”苏苏上下打量着温静，“只够贡献个方向盘套。”

温静掐了苏苏一把，两人笑着挽着手走了出去。

“今天孟帆也许会来！”苏苏憧憬地说。

“哦，好像毕业后就没再见过他，他干吗呢？”温静心不在焉地说，离包房越来越近了，她又忐忑起来。

“在杂志社啊！你忘了？上次聚会不是说了吗，我还特意买了一本他们的杂志看！”苏苏惊诧温静的健忘，“有一篇游记是他写的，介绍南丫岛，你还夸他文笔好呢！”

“哦，对。”温静怔怔地看着包房的圆形复古门把，她们已经走到了门口，温静觉得自己的心跳声清晰可辨。

“今天他要是来了，我就问问他南丫岛好不好玩，他肯定吓一跳，猜不到我会看他写的文章！”苏苏一边说一边推开了门。

门打开的那一刹那，温静觉得就像电影慢镜头一样。有别于走廊昏黄的灯，明亮的光一缕缕洒了出来，甚至让她不得不微微眯了下眼睛。说笑的人声一涌而出，的确来了很多人，大圆桌都坐满了，一张张面孔既熟悉又陌生。然而就在这群人中，即使温静并不情愿，她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了杜晓风。

杜晓风可能看向了她，也可能没有。他们眼神交错的时间太短，以至于都没办法判定究竟有没有那么一微秒是真切对视上的。

同学们热情地跟温静打着招呼，温静一一笑着问候，班长张罗着加座。大家多少都知道他们分了手，也没再像从前一样，一定让温静和杜晓风坐在一起，温静走过杜晓风身边，挨着苏苏坐了下来，和他中间隔了三个位子。

“温静你一点都没变！”女生们叽叽喳喳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温静淡淡地笑。

这样的话说不好是不是称赞，也许是想说她长得显小，还是学生样，但女孩到了二十几岁，怎么也应该变明艳些吧？

“杜晓风倒是变帅了啊！”

杜晓风笑了起来，温静不动声色地举起茶杯，心里却微微一颤。

果然如此，她没变，他却变了。早一步跳脱的人，总是会更洒脱一些。

班长起身接了个电话，笑盈盈地走过来说：“焦磊在路上呢，他说晚点到，让咱们别等他吃饭，一会儿直接去钱柜找咱们。”

“那孟帆来吗？”温静问，她知道苏苏一定很想知道孟帆的消息，但她自己又不好意思明说。

“应该也来，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让焦磊通知他的。”班长说。

苏苏感激地看了温静一眼，可她还没来得及收回欣喜的眼神，就被人点了名。

“我记得原先孟帆喜欢苏苏吧！”

众人哄笑起来，苏苏红了脸嚷嚷：“别瞎说！”

“怎么瞎说！孟帆的初恋就是你！那时他老拜托我安排你们俩一起做值日生！”

生活委员跳出来证明，这么一说温静也想起来了，孟帆的确总是和苏苏一起做值日。那时每天温静都和苏苏一起回家，苏苏和孟帆做值日时，温静就坐在教室里等着他们。她现在还能恍惚记得那时的情境，黄昏使教室泛着暮色的光晕，窗帘被微风掀起一角，大概是因为都有些害羞，孟帆和苏苏分别站在黑板的两端，局促地擦着黑板。两人的动作很慢，一边擦一边渐渐靠近。有时他们会因太关注对方的动作而不小心碰翻了粉笔盒，两人手忙脚乱地捡，温静看着便偷偷地乐。

同学们打趣得更厉害了，苏苏应接不暇，但羞涩的目光中却透着丝丝温暖笑意。温静有点羡慕苏苏。

“苏苏，你怎么喜欢二班踢足球那个小子啊？孟帆等了你两年呢！”

“我又不知道他喜欢我……”苏苏嘟嘟囔囔地说。

“怎么不知道？全班同学都知道他喜欢你！”

“他自己不告诉我呀！”苏苏申辩。

“孟帆太内向！可惜了，要不你们凑一对多好！”

“是啊！便宜了二班那小子！”

“咱们班怎么没成一对啊！”

“有啊！杜晓风和温静不就是初恋吗？”

七嘴八舌在这么一句煞风景的话中戛然而止，所有人的目光纷纷落在杜晓风和温静身上。杜晓风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而温静这回真的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掩饰了。

然而就在温静苦思冥想如何躲过这尴尬的时候，杜晓风却开了腔，他喝了口茶，放下茶杯时不小心磕到了玻璃转盘，发出了轻微声响。

“不是。”杜晓风缓缓地说，“我的初恋不是温静。”

温静抬起头，对上了杜晓风的眼睛，一直以来悬于她心尖的那一点悸动，终于停下了。